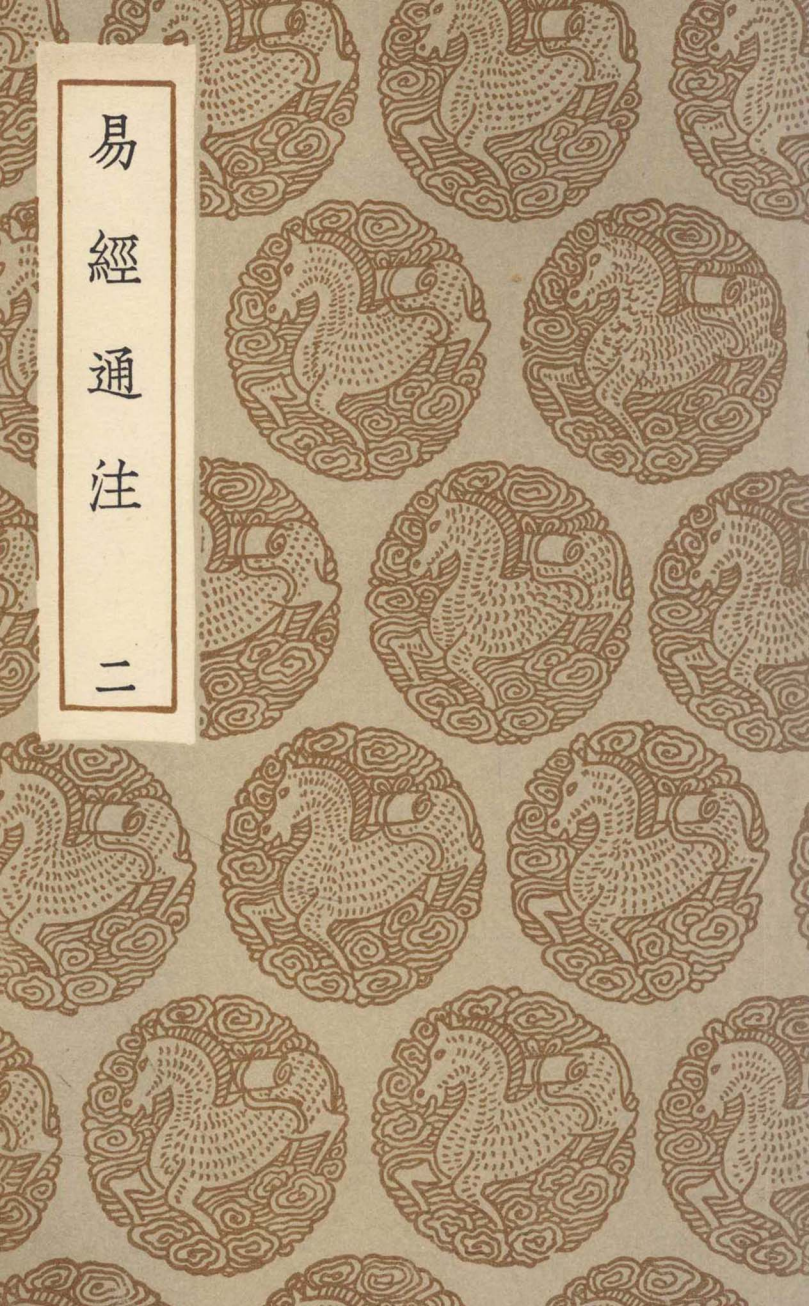


易經通注
二



易經通注

(二)

撰榮本曹 漸以傳

易經通注卷三

奉敕撰定

繫辭上傳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元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章論先天之易。先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次言天地易簡生人。人當完易簡之理。以還天地。方不孤蘄。皇濟世婆心。首節從有易之後。追論未有易之前。所謂畫前原有易是也。易豈聖人之彥作哉。乾坤者。易中

純陽純陰之卦名。而果自乾坤定乎天。確然上浮。其行健之神原自尊。地隤然下凝。其厚敦之精原自卑。則乾健坤順。已一定而不可易矣。易之乾坤有貴賤。而貴賤于何位。天地間萬有不齊。爲卑爲高。森森畢具。陳布于形色象貌之中。則一卦外貴而內賤。六畫乘貴而承賤。已位列于此矣。易之乾坤有剛柔。而剛柔于何斷。天地間氣化不過動靜。陽主動。陰主靜。動中未始不藏靜。然而動其常也。靜中未始不藏動。然而靜其常也。則剛定于剛。柔定于柔。判斷而確乎不拔矣。易之乾坤有吉凶。而吉凶于何生。心之所之謂之方。一念向善。百善俱集。一念向惡。百惡俱湊。既成人品謂之物。君子與君子爲羣。小人與小人爲羣。則卦爻中以愛相攻則吉。以惡相攻則凶。不于是乎生乎。易之乾坤有變化。而變化于何見。天地間止此一理。精華結于上。則爲日月星辰體質互于下。則爲山川草木。在天則不得不謂之成。

象在地則不得不謂之成形。易中陰變爲陽，陽化爲陰，神妙而不窮者，不于此昭然可見乎。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天地既開，易之原，聖人因之作易，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陽爲主，加陽則太陽，加陰則少陰，陰爲主，

加陽則少陽，加陰則太陰，兩相摩而爲四也。太陽爲主，加陽則乾，加陰則兌，少陰爲主，加陽則離，加陰則震，少陽太陰爲主，各加陽加陰，則巽坎艮坤，四相摩而爲八也。乾兌離震爲主，各以八卦加其上，自乾至復，三十二陽卦盪焉；巽坎艮坤爲主，各以八卦加其上，自姤至坤，三十二陰卦盪焉。剛柔者，乾坤之異名。摩盪者，變化之妙用，易何嘗外于乾坤哉。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易既成矣，而天地所有，孰非易之所有乎？雷霆之鼓，易鼓之也。

風雨之潤，易潤之也。日月循環不已，寒暑推遷，無窮皆在易中矣。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總之千變萬化，不外一陰陽，而人物生焉。陽而健者，乾道；天下之男得此而成也。陰而順者，坤道；天下之女得此而成也。天地之變化，卽莫非易中。

之變。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其實男女皆乾所始，其氣先聚，其精先凝，合天下之始皆在乾轄，非知大始乎。其實男女皆坤所成，承天之氣，翕天之精，合天下之物皆歸造就，非作成物乎。

乾以易知，坤以簡

能。

大始皆知，似乎甚難，乃乾健而動，卽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爲以易而知大始。成物皆作，似乎甚繁，乃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

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天地既以易簡生人，人可不盡易簡以合天地乎？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

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心心相照，是至誠无息之學也，非可久乎？有功則事事相成，是善與人同之道也，非可大乎？乾以日新爲德，可久則賢人之德，坤以富有爲業，可

大則賢人之業。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夫易簡而至久大，則與乾坤之易簡何異？天下元窮精義，總見目前，知始作成，渾括藏密，

易簡之妙如此。

得貴賤之理于高卑。得剛柔之理于動靜。得吉凶之理于方物。舉變變化者一以貫之。是以天地定位。聖人成能。全副精神。與天地準。非成位乎中者。其孰能與于此哉。可見求之于易簡。則天高地下。總是實際經綸。不求之于易簡。即窮地極天。莫非虛空幻化。易經所以爲天下至要之書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章論後天之易。聖人借象以顯道。君子得道而忘象。與天合一。而學易之功始完也。蓋自伏羲之易。示人以易簡成位乎中三極之道已備。但天下觀象而不知者多也。文周聖人取

先天六十四卦。陳設而布列之。象者義理可見之影。觀者伏羲文周心印之妙。繫之象辭。繫之爻辭。以明卦中本有之吉凶。直是口代天言。提斯世于平康之路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繫辭既本于觀象。而象于何觀乎。易之所有。剛柔而

已。非剛推乎柔。則柔推乎剛。此變化所由生也。剛柔无迹。豈有爲之推遷。而前之所移。若迫于後。故因而謂之曰推。奇耦无心。豈有爲之生出。而彼之所易。若根于此。故因而謂之曰生。變化既生。則有消息當否。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者也。

是

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有辭而天下之事俱在其中矣。繫辭中有吉凶。即天下得失之形體。一念向善。景星慶雲。一念向惡。妖氛厲鬼。繫辭中有自凶而趨吉者。悔。自吉而向凶者。吝。

即天下憂虞之形體。因心術慮。憂即是悔。宴安鴆毒。虞即是吝。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至于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何說哉。

柔變而趨于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于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氣機之進退不可見。見之晝夜。卦爻之變化不可見。見之剛柔。要之剛柔正妙于相推。晝夜正禪于相繼。可見六爻之動。通變未窮。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初二爲

地三四爲人。五上又爲天。三才各異一大極。而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占者庶得因所值以斷吉凶爾。六爻之動。既爲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三極之道。則極中之剛柔變化。即易之序也。何不可爲君子之居安。極中之吉凶悔吝。即爻之辭也。何不可爲君子之樂玩。天下莫危于消息持衡之介。而君子居之則安。趨其時。不滯其用也。天下莫惕于吉凶剛柔之文。而君子樂之且玩。通其意。不泥其迹也。是

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夫君子何以不輟其功哉。未卜筮也。有考究理會之功。觀

卦爻之象。而玩當否之辭。方卜筮也。有變易從道之功。觀老少之變。而玩吉凶之占。至此則君子通體是易。天之亟欲以吉告人也。甚于人之求天。君子斬斷凶悔吝之根株。即統會天地人之大本。不必盲地。不必盲人。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文周以觀印伏。巽之心。君子即以觀印文周之心也。

右第二章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發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總以辨吉凶者存乎辭爲主。蓋即繫辭明吉凶一句而剖析之也。伏巽巽卦象立而意已盡。但百姓至愚。豈能盡曉。文周不得不繫

象爻以盡其言。象果何言哉。言全體之象也。如元亨利貞。則大通至正之象。牝馬主利。則順極而健之象是也。爻果何言哉。言一節之變也。如潛龍勿用。則陽德在下之變。履霜堅冰。則陰氣初凝之變是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

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象變既立。則吉凶悔吝无咎藏于其中矣。吉凶者言乎時有消息。位有當否也。悔吝者言乎于得而未得。尙有小疵。吝言乎向于失而未失。已有小疵也。无咎者時位不齊。

過卽叢焉或隨時幹旋或因位轉移固聖人所樂與也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心何其殷且激之以悔吝幸之以无咎趨歸吉凶言乎失得而已矣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

凶者存乎辭

可見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必託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大小之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參伍雜陳之際得失從中而生聖人辨之爲吉使人知所趨避之爲凶使人知所避不知趨避苦心

而彖辭又辭滴滴皆披瀝之精誠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慮之切則防之愈密故吉凶之中有悔吝是天人分判之介根此處一失挽回甚難聖人憂之惡根必欲除善根必欲充其介之關乎辭

者深也吉凶之中有无咎是良心奮覺之機候每一念至惺然汗出聖人震之迸破重陰冰斷九天雷其悔之體乎辭者至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統而觀之卦有

小大所以辭有險易則辭也者豈非各指其所之乎不險其辭則天下懈怠而无震懼之心不易其辭則天下危疑而无自全之策愈分割愈明白无非教人去險來易趨吉避凶後天聖人與先天聖人同是懷惻爾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以窮理盡性至命也莫大于天地易書卦爻卽能與之齊準非準其形準其道也故能將天地之道兼陰兼陽終竟聯合而无所不包分陰分陽選擇條理

而无所不析非精通造化其何以與于斯哉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

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夫聖人果何以作易彌綸天地之道哉蓋其法莫先于窮理天地間幽明死生鬼神總不外乎陰陽幽明有故死生有說鬼神有情狀總不外乎陰陽之變化聖人仰以觀于天文天文則有

晝夜上下。俯以察於地理。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人見幽自幽。明自明。聖人統括天地。參出互根互換之妙。夜下北深。幽也。忽而明。晝上南高明也。忽而幽。其故不可知乎。人生世上。孰不本之乾知大始。聖人探乾之所由本。以要諸歸根復命之終。則生知所從來。死知所從往。皆一理之自爲凝散。其必有不生不死者。貞下起元。而至誠无息。其說不可知乎。天下同此一氣。氣之專一謂之精。氣之靈爽謂之魂。不曰形體爲物。而曰精氣爲物。不泥七尺。不敢暴泄。化形歸氣。化氣歸精。完全堅久。實有所以爲之者。不曰魂降爲變。而曰游魂爲變。不墮體魄。不涉空幻。人心之神。出入六合。游戲神通。亦實有所以爲之者。天地間有精靈著見。有色有聲之鬼神。不過我身聚精凝氣之常理。有肅然悽然。隱隱默默之鬼神。不過我身出天入地之妙用。其情狀不可知乎。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承上節聖人既无所不知。則心週造化。而全體

太極矣。上天賦性之始。完全无二。形生神發。不能盡性。震道虧不成賢人之業。乾道虧不成聖人之業。本體相似。作用豈有違焉者乎。不違即不過。果何故哉。天地知始成物。知周道濟。其必然者。聖人无物不知。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隨其知之所至。輒使之處置得宜。无偏无跛。而宏濟天下。道自不過。所謂與天地同其德業者此也。天地當時窮勢阻之會。變而不失其常。旁行不流。又其必然者。聖人隨時變易。圓滿活潑。而皆協乎萬古經常之理。所謂與天地同其變化者此也。試從知周旁行。究其深入之心。直是樂天命之當然。將於穆不已之主宰。渾洽而暢遂之。任其盈虛消息。種種不齊。吾持貞固以立其幹。誰得而遁吾之知。是以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賤賤與天地同其塞。處死生與天地同其變。見豈得有憂。又從知周旁行。究其篤摯之心。揀擇一念。便屬自私。聖人安土不遷。此心渾是元善。厚德載物。純純常常。愛及天下。皆不在作用。而在本根。則安土敦仁。愛安有不能者乎。此之謂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也。聖人盡性之事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盡吾心之性。以與天地相似。便可以主張造化。而至于命矣。天地之化。滔滔不窮。何處窺其節限。似平有過。聖人爲之治曆明時。晝野分州。真如金汁在冶。鑄瀉成器。使歸模範。匡郭者然。何過之有。既

範圍天地，傾曲成萬物，因其性而使之各得，不知幾許委曲在其中。聖人所以造萬物之命也。幽明死生鬼神，隨在而異其名。要之止作晝夜觀，兼通乎晝夜之道。大明終始，一以貫之。會陰陽之靈異，而无纖芥之累于其間。聖人用易之妙至此，故神或在陰，或在陽，居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而无所不具，无所不應，謂之无方，而易忽爲陰，忽爲陽，運天地萬物晝夜之外，而其往不滯，其來不窮，謂之无體，此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與天地準歟。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章總生生之謂易盡之先，即造化以原聖人作易之由。復即乾坤占事，以明聖人成能之實。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必然者，則未嘗倚于陰陽也。上數章所言，皆道聖人恐人徒求之空虛也，乃指以示人曰：太極之靜

固一陰矣，靜極而動，又一陽焉，即此陰陽迭運。天地人物皆由此出，生生不測，已藏于其中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道本之天命，盡人而具之，即其維天之命，流行不已，具于陰而行乎陽，所發而爲化育者，統天居長，可

不謂善乎？即其物之所受，靈光獨凝，始于陽而全乎陰，所生而各具是道者，精湛不磨，可不謂性乎？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

道鮮矣。

性之所率則爲道，道豈君子所獨哉？形骸漸著，便落氣質，方落氣質，便爭偏全。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百姓則并仁知而忘之，此智周道濟合一之妙，絕響于天地之間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

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若然則將歸告造化之不全乎？天地以生物爲心，仁而已矣，就其陽之動而主宰乎陰者，曰顯，顯諸仁，則全體呈露，而不落聲臭，就其陰之靜而附屬乎陽者，曰藏，

藏諸用，則大用顯行，而无所作爲，萬物皆受鼓鑄于陰陽，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天地无心而成化者，名之以德而德不盡，名之以業而業不盡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猶是業也，何以云大，就顯論業，皆屬川流。

惟廣大悉備萬有生意。蘊隆其中。由內以知其外。故謂大業。則造化之藏諸用也。猶是德也。何以云盛。就藏論德。恐入空寂。惟來者不匱。百昌萬彙。光華發越。因外以窺其內。故謂盛德。則造化之顯諸仁也。可見天地原无不全。人性自失于偏。不得不借聖人爲裁成。聖人以與天生生之謂易。聖人因之作易。易何謂哉。陰靜之極。不得不發散。則陽本陰地參也。生陽動之極。不得不收斂。則陰本陽生生无窮。易无窮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易以乾坤爲體。變占爲用。總不出奇耦兩畫。就其萬物初生。胚胎方兆。非有非无。僅可彷彿。此乾知大始時也。故謂之乾。萬物既生。形色象貌。詳密可見。法力畢陳。此坤作成物時也。故謂之坤。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有乾坤則有數。推極其數。

之根源。而天人共貫。生生之理。不在天地。而在吾心。此之謂占。有七八九六之數。變則可通。通其變于既占之後。趨吉避凶。羣鼓舞于一陰一陽之域。此之謂事。聖人成能之實如此。豈不有造于天下哉。

陰陽不測之謂神。

合而觀之。通天

徹地。總一陰陽。陽中含陰。不可測其爲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爲陰。前所謂神。

无方正謂此也。主宰曰道。變化曰神。聖人也。易也。天下人之心也。一而已矣。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直贊易道之配天地也。上既發明陰陽不測而生生謂

易。易又何所不至哉。其內涵蓄无遺。其外統括无盡。廣而且大也。以言乎遠。千載六合。此理隨在各足。有限止乎。以言乎邇。瞬息几席。此理自然咸正。待安排乎。以言乎天地之間。又復精入无形。而羣及有象。上蟠下際。統備各足。吾且何以窺廣大之妙哉。

夫乾。

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易之廣大。實自乾坤來。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

交也。專者，生物之心不他。直者，氣機之發不撓。翕者，凝萬有生意于其中。闢者，宣萬物形質于其外。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

易簡之善配至德

乾坤之廣大如此，而易之廣大，直足以配之。易无所不包，一天地之无所不至也。將見廣大中有變通，則配天地之四時。剛柔迭運，一寒暑相推也。廣大中有陰陽之義，則配天地之日月。陰陽之各有所稱，一陽精陰精之各司

也。廣大中有易簡之善，則配天地之至德。易知簡能，一健順之自然也。此所以遠不禦，邇靜正。天地之閒，无所不備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章又贊易道之至于聖人之不能外者見之也。上數章論易，或言无方。

或言生生，或言廣大。易其至極而无以復加乎？易无可形容，且以聖人不能外易者言之。德欲其崇，而崇德非易不可。業欲其廣，而廣業非易不可。豈一一摹倣之哉？惟將易理體會吾心，窮其精奧，識見日進于高卓，知豈不崇？將易理實歷吾身，踐其曲折，功名全踏乎實地，禮豈不卑？知既崇，則天之高明在我；禮既卑，則地之厚載在我。一似平效之法之者，是崇德廣業之實際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效天法地，皆本于易，是易

與天地渾成无二也。天地設位，易行其中，何道義不自此而出？聖人見天地閒千變萬化，不越吾性，用知崇禮卑之功，則渾成之性，依然不失。率之爲道，時措之宜，則爲義。精變不測，藏之即盛德，發之即大業。然皆非易不可，易其至矣乎？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此章教學易者以擬議之功也。存存所以尊德性。擬議所以道問學。有存存則擬議自明。有擬議則存存

益熱相須而合一者也。首二節先從爻象引起。正見其不可不擬議爾。聖人胷中渾具一部全易。有以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賾。未畫卦之先。心度其純陰純陽之象何如。雜陰雜陽之象何如。乃象之以純陰純陽。雜陰雜陽。不特象其形。并象其宜。天下之賾在易矣。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有以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動

貞夫一則嘉會合禮。聖人從動觀會。從會求通。即此爲萬古不易之綱紀。而推遷錯綜之閒。順者吉。逆者凶。無纖毫之假借。天下之物在易矣。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

可亂也。夫以天下之至賾。天下之至動。聖人有所以見。即有所以言。而惡之亂之可乎哉。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學易君子。不遽言也。比倫詳度而後言。不遽動也。商

確裁定而後動。變化无端。擬議亦无端。直體聖人之精。于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表。而會于。一會動于靜。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在其中。此下七爻。則其例之偶舉者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

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

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

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釋中孚九二爻義。居室者。在陰也。出言者。鳴鶴也。千里應者。子和也。善本于誠。誠不可揜。言即爲行。言豈可忽爲樞機當慎。爲榮辱之主。愈當慎。爲所以動天地。愈不可不慎。

同人先

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釋同人九五爻義，四或字出處。

正可相成，語默正可互用也。信理愈真，則相遇更篤，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閒，而其言有味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

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釋大過初六爻義，持滿定傾之道，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也。

勞謙，君子有

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

者也。

釋謙九三爻義，厚之至，言器量不可測識，地道所以藏山于无形也。德言盛，禮言恭，心口相商，必欲其盛，必欲其恭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釋乾上九爻義。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

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釋節初九爻義，口舌者，一身之門戶也。國事而曰幾，可成可敗之介，關君臣者甚大，非退藏于密者，其孰能成之也。

子曰：作

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

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釋解六三爻義，覆取曰奪，執辭曰伐，而皆誨之者，之

自取。知盜則盜改爲義。淫并改爲貞也。合七爻觀之。或類取鳴鶴。或義兼號咷。或纖及白茅。喻同負乘。宜可厭惡也。衆不以爲誣。君子不以爲怪。何也。其假象而非實也。或斷其无咎。或斷其吉。或斷其有悔。而致寇。宜其雜亂也。時有所必歸。位有所必至。何也。有典禮而非泛也。所謂擬議以成其變化。其必存誠。同心。既慎且謙。重密而戒亢慢哉。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卽夫子河圖說也。上章言擬議以成變化。不外揲著求卦。而著法之變化。原本河圖。伏羲時龍馬

負圖。出于滎河。背上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人不知其爲天地之數。更不知何者爲天。何者爲地。天其一乎。輕清上浮。孤而无偶。其德則易。其體則尊。二則屬之地矣。其德則簡。其體則卑。天地分矣。由是天爲陽而數之奇者。皆陽。地爲陰而數之耦者。皆陰。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其相因而不亂者乎。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總而計之。天數五。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皆耦也。數之在圖各有定位。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

耦爲類。如兄弟之相得。生成之序。各專其一也。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以奇耦參配。如夫婦之相合。生成之功。妙合以兩也。五奇積而天數二十有五。分之皆生數也。五耦積而地數三十。分之皆成數也。合之亦成數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五十者成之極。而又有五則成仍能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不在此哉。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變化之鼓鑪卽鬼神。奇耦生成。莫不有屈伸。莫不有來往。非理非數亦理亦數。河

圖之妙
如此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

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聖人因之。制爲揲著之法。河圖中宮五爲衍母。十爲衍子。是一皆能生十。五則能生五十。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數起于一。莫尊于天。一故除一不用。自分二掛一。至于三百六十萬

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策之變化。而一不與焉。以明十百千萬。无不生于一。而一不化爲十百千萬也。則不用者萬用之祖。故其後方有所因而起。由是將四十九策。兩手平分。左以象天。右以象地。未分者混沌之天地。既分者開闢之天地也。又取右手一策。掛于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人所爲有獨立乾坤之道焉。取右掛左者。教人親地而法天也。由是四四數之。以象四時之迭運。往過來續。相仍不窮也。由是將所餘者。扚于左手中三指之兩閒。以象積月之餘日。爲後來之閏者。如此。扚之又如此。扚之兩手所餘俱畢。而重起掛一。抑何故哉。閏者。不齊之數也。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三年以閏。尙有所餘。五歲則氣盈朔虛者統六十日。非再閏不可。此著策所以必再扚而後掛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

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不惟有用之策有所準。卽過揲之策亦有所準焉。老陽之策既用十三。則過揲者

過揲者二十四。積六爻而皆以二十四計之。非百四十四乎。則與三百六十之日適相當焉。謂策之揲爲四時行焉可也。少陰用十七。過揲者三十二。少陽用二十一。過揲者二十八。積數亦三百六十。而此獨以老陽老陰言者。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且舉此則彼可類推故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皆以過揲三十六計之。非六千九百一十二乎。陰爻百九十二。皆以過揲二十四計之。非四

千六百八十乎。其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與萬物之數適相當焉。謂策之揲爲百物生可也。陰陽辨明。乃能授時而定曆。唱和情遂。罔非聲應而氣求。始于一。終于萬。所以爲大衍之法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

卦。揲既揲則卦可成矣。是故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四次經營始得或四或五或八或九而成一變。積至十有八變。七十二營始內外備貞悔全而成一卦。易者十八變之一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八卦而小成。十八變者大成之卦。

然未有內不立而外能得者。九變而成三畫。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迨至卦體既成之後。視其爻之變與非乾兌離震則巽坎艮坤內體已定于此也。不變以爲動靜。方引其端已伸其緒。

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觸引伸之類。復加推廣。卦卦皆可變爲六十四卦。吉凶悔吝全備無遺。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无不了徹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夫天下之能事何以畢哉。道者

能事之所以然。德行者能事之當然也。吉凶之理。常苦難測。人事所以沾滯而難決。易則指其若何爲吉。若何爲凶。惠迪從逆。昭然大明。直有以鼓舞天下而不倦。得之心。見之事。痛快活潑。將神之所爲。福善禍淫之至理。竟酬酢之如賓主。而且足助神化所不及。是著卦功用之大。亦成變化而行鬼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莫非變化之道。即莫非神之所爲。一知皆知。无所于知。河圖所以爲萬世文字之祖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此章承上章之意。而歸功聖人。見易

之精變神由于聖人。聖人以神洩之。易精變即其神也。夫著法生于河圖之數。而變化皆神之所爲。聖人之功幾混矣。不知聖人心統道全。欲以易理告之天下。先以易理洩之易書。于是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聖人以道而繫之爲辭。各指所之。是議事之則也。平常議論者則尙其辭。聖人以道而推之爲變。化而裁之。是任事之準也。隨時應事者則尙其變。聖人以道擬之爲象。觀蹟著物。制器者尙之。則可以盡創物之制。聖人以道決之爲占。極數知來。卜筮者尙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此易有聖人之道四也。是以君子將

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此尙辭尙占之事。爲者見諸一身。行者措諸天下。將則不動不能。欲動不敢。此時吉凶悔吝。一毫未明。遠近幽深。一毫未辨。故抱蓍問易。而有祝贊之命。易則受人之命。如響之應聲。無論天下萬世。凡席瞬息。鬼神造化之莫測。人心思慮之不可究詰。吉凶悔吝。判然分明。无所不知。而且遂知。何精明也。何精密也。何精細而精靈也。

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尙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君子當問焉以言之時。四營成易。是爲一變。先考左手所餘蓍策。而參合于後。再考右手所餘蓍策。而比伍于前。使四五八九有所稽也。三變成爻。必有其數。交而互之。則一左一右。總而擊之。

則一低一昂。使七八九六无所混也。然參伍以變。特一變而未成爻。通之三變。皆用此參伍之法。便成一畫。陽即天文。陰即地文。不宛然天經地緯。燦然而成章乎。錯綜其數。特一爻而未成卦。極之十八變。皆用此錯綜之法。便成六畫。事或當動。事或當靜。不即此陰陽純雜。一定而不移乎。惟此易靈變周通。圓活不滯。變爲天下之至變。故任其所得之象。變无不靈。應如斯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

神。其孰能與於此。

至精至變。孰非神之所爲乎。易指蓍卦。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未用則辭占象變。隱其機。來物文象含其朕。一經分揲掛扚。則受命如響。而來物遂知。通變極數。而文象大著。是无思而无不思。无

爲而无不爲。神无方而易无體矣。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夫易何以至精至變而至神哉。聖人爲之也。來物无形。何其深也。聖人于辭占極之。文象未判。何其廣也。聖人于象變研之。極非極之使淺深无不

澤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著。幾无不中之謂研。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